

打破京港「熟悉又陌生」關係 香港需要敢言



青年讀書薈

歡迎投稿 qingniandushuhui@gmail.com



吳志隆

就是敢言副主席

香港人對北京並不陌生，同樣，北京人對香港也不陌生。但是，除了烤鴨、長城與故宮，久居香港的我們，對北京有多深入的認識？同樣，只透過媒體與互聯網了解千里之外的香港，又能否知道迪士尼、海洋公園以外的香港？這種看似熟悉，實質上很陌生的關係，正是今天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寫照。

「兩制」之間為何摩擦不斷？

但這樣的關係並不利於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的落實。尊重「一國」也包容「兩制」，同時讓涉及「一國兩制」的政策不走樣、不變形，需要建基在雙方之間都有充分的了解與理解。但若，只知皮毛，不知就裏，便成為一種「熟悉又陌生」關係

，看似知道對方，其實並不了解對方。「熟悉又陌生」關係存在於家庭、戀愛、朋友等關係當中，人際間的種種誤會，大多由此產生。兩種制度之間的種種摩擦，是否也是一樣？

也許，香港回歸22年來，兩地不乏交流，國情班與考察團你來我往，但「兩制」之間仍有一下次的摩擦，其核心原因在於，大家有沒有正視或者辦法解決這種「熟悉又陌生」的關係。

要解決這種關係，香港需要「敢言」！請勿誤會！本文不是「就是敢言」的硬銷廣告，筆者要強調的是「敢言、善言、能言」的態度，才是釋除疑慮，建立密切關係，讓「熟悉又陌生」關係，真正走向水乳交融的重要態度。

港人應「敢言、善言、能言」

所謂「敢言」，不是盲目地語出驚人，而是用自己的眼客觀地觀察社會，用自己的耳去聽不同的聲音，用自己的心去感受

別人的心。在社會情緒沸騰的當下，敢於依據事實來實話實說，「是是是，非其非」，不因盛氣凌人的氛圍而自我滅聲，也不因立場不同而不言或妄言。

所謂「善言」，不是盲目地說好話，不是只說別人愛聽的話，更不是情緒性的謾罵，而是說「有益」的話。「有益」，這是我們立言的出發點，就是客觀分析事件的原因，細心找出協助解決問題的建議，訂出解決問題的目標。

而所謂「能言」，則是我們要理解受眾，用他們熟悉的語言與方式，讓他們可以理解我們想要表達的意見，也要勇於發問，發現雙方對事物的理解有何不同並找出答案，這才能使雙方突破「熟悉又陌生」關係，達到真正的互相理解的效果。

在今天香港的社會氣氛下，或者有人會認為「敢言、善言、能言」是鏡花水月的追求，但筆者仍堅持這是「就是敢言」組織的執著追求。雖然，我們都知，路仍然遠。



「就是敢言」會長洪錦鉉（左一）等青年代表，與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（中）交流

路雖遠，青年人需擇善固執

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「就是敢言」日前走入北京市政協、港澳辦、港澳研究會、人民日報報社及中央電視台等機構，就是希望透過與各單位的交流，讓我們的成員將各自在香港觀察到的情況帶到相關機構，讓內地朋友從不同角度認識這一場風波的前因後果。這些機構或參與對港政策的制定，或參與對港宣傳，若沒有全面、客觀、深入認識香港及香港的問題，如何可以協助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？

「老老實實！有冇如實反映港人意見？」有朋友在媒體看到筆者隨「就是敢言

」走入港澳辦，有此一問。在一個錯綜複雜的大事件中，筆者或者沒有能力去洞悉全局的每一個細節，但對事態的分析是根據對事實的累積觀察，這或者只是全局中的一個角度，但絕不偏頗。

「一國兩制」是中央與香港的共同事業，更是香港全體市民的主要生活根基，雖然在此基礎上仍有不少問題，但毀滅這個基礎絕不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！從北京回來，沙田的嚴重警民衝突讓民間情緒升級，但仍有人堅持所謂「遍地開花」，繼續策劃一場又一場的暴力示威行動，暴力走入社區，他們說，這是對香港的愛，你信嗎？

劉瑤

香港華青會成員
山東省青聯委員

第一次知道《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》是因為聽到電影原聲大碟，每首歌都令人心生壓抑。我心裏犯嘀咕，為什麼會有這種黑色星期五風格的音樂帶？不解。於是，去查看電影，看到電影海報上竟然還友情提示要帶好紙巾。頓時覺得電影可能也沒有那麼悲傷，因為在真正的悲傷面前，有那麼一段時間可能是世界停滯的狀態，而在最悲傷的那一刻，眼淚根本來不及打擾我們。

電影講述了唱片製作人張哲凱和填詞人媛媛相依為命的故事。哲凱從小遺傳了父親的白血病，當父親病發離世，母親得知哲凱得了與父親一樣的病的時候，她崩潰了，遺棄了哲凱，獨自重新開始生活。而媛媛也是在父母、妹妹遭遇車禍以後，變成了一個孤單的個體。

當一個孤單的人遇見另一個孤單的靈魂，他們就不再孤單了。他們一起讀書、

一起的日子 才是永遠

工作、生活，然後好似磁鐵的正負兩極般互相吸引，卻始終沒有把「愛」這個字說出口。因為哲凱清楚地知道，在自己的身體裏存着一顆定時炸彈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爆發，他希望她能幸福，但他沒有意識到，失去了他的她便永遠失去了幸福的可能。

就在哲凱病發之後，他堅持着為媛媛安排好了一切，而媛媛也十分配合地沿着他為她勾勒出的生命軌跡按圖索驥地走，直到她意識到她真的快要失去他的時候，她戳破了那個看似大團圓的結局，重新回到了他的身邊。最後，哲凱死在了媛媛的身邊。

故事悲傷緣自「我愛你」

這世上，所有的感情都是自私的，哲凱為了媛媛能得到幸福，不惜去求Cindy與未婚夫分手；媛媛為了能讓哲凱安心，不惜配合他的全盤演出，並把自己嫁給祐賢；Cindy為了自己追求的事業高度——辦一次有關死亡話題的攝影展，不惜放棄

了一直支持、扶持自己的未婚夫；而祐賢在遇到媛媛之後，因為媛媛的主動與關心，也誤以為自己真的找到了那個命中注定的人，不惜跟未婚妻提出了分手。環環相扣，最後鑄造了一個悲傷的故事，而這個故事可以總結作一句話，「對不起，我愛你」。

類似的悲傷，希望只有故事裏才有，而現實中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，就是永遠。未來，永遠不會活在回憶中，將來的一切，除了需要美好的想像，更需要踏實的努力。生活需要鎧甲，也需要軟肋。我們在柔軟的同時，也需要堅強，日子只有過下去，才能看到明天的曙光。

昨天儲存着滿滿的回憶，好的、壞的，都是回不去的；現在是忙碌的進行時，有時候只懂拚命往前衝，卻不懂得停下來看看眼前的美，不懂得珍惜唾手可得的一切；而未來，永遠充滿未知、挫折與期待，嚮往卻又膽怯，猶豫卻又期待，還好時間會帶我們持續前行、永不停歇。

在這世上，每一種相遇都值得被紀念。

用奮鬥書寫人生的小夜曲

趙陽

坐在我對面的，是剛剛拿到畢業證明的九〇後阿明。在很多人看來，香港著名公立大學碩士畢業，之前在上海做過幾年中學老師，外表乾淨又斯文，應該輕鬆地開始一個新的人生階段。然而，他眉宇間蕩漾的憂鬱清晰地傳遞着他此刻的心情：焦慮和迷茫。他問我：「這座城市那麼大，為什麼找一份好的工作那麼難呢？」我反問他：「你如何來定義這個『好』呢？」窗外，淅淅瀝瀝的雨滴打在碩大的梧桐葉上，不遠處的行人天橋上，一把把攢動的傘折射着霓虹燈光，為這個城市的雨夜平添了生動的美感。我對阿明說，來，我們一起分享一本小說吧——《一首小夜曲》。

《一首小夜曲》是日本推理作家伊阪幸太郎唯一一本愛情小說。伊阪幸太郎一九七一年生於日本千葉縣，熱愛電影和音樂，深受柯恩兄弟、披頭四等藝術家影響。一九九六年創作處女作《礙眼的壞蛋們》，二〇〇〇年以《奧杜邦的祈禱》出道，正式躋身文壇。他的作品風格鮮明，既能把暴力兇殺寫得仿如日常生活般輕鬆，又能把不經意的對話中迸發鼓舞人心的強大力量。他想像力豐富，擅長多線條敘事，故事看似一團亂麻，結尾卻常常出人意料，並用其獨特的「愛與勇氣」打動了一大批忠實讀者。

《一首小夜曲》也不例外，它由六個「世間罕見」的故事組成了邂逅的「真相

」。全篇沒有明確誰是真正的主角，多線並行的結構，一一出場的人物，有很多分支，最後又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，就像命中注定了的羈絆一樣。

小說中的第一個故事，講的是一對夫妻。人近中年的他們，對生活和婚姻有着各種不滿，都在「更好的」期待中沮喪地度日，男主人更是因為從相識到結婚太過缺乏浪漫而耿耿於懷。兩個人都沒有試圖去努力修補和維繫這一段婚姻。最終，這個與妻子離了婚的男人，在數年後終於解開了情感的「懸念」，原來當年妻子是故意把錢包掉在他的面前，才造就了兩個人的「邂逅」。解開了這個「邂逅」之謎的男人，知道自己也曾這樣地被「愛」過，平凡的他最終與平凡的生活和解了。

人的一生，就是和命運不斷「邂逅」、不斷和解的過程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在最初的邂逅之時，無法看清楚那個瞬間的意義，也無法清楚自己前方未知的路途和旅程上究竟有怎樣的風景。我們能做的，是在每一個邂逅的節點上、在每一個可以選擇的「當下」，傾盡全力去珍惜、去奮鬥。「邂逅」的無法察覺，是等你回想起來時才能明白那個瞬間賦予你的人生機遇，就像夜晚隱約聽到的一首小夜曲——當你的人生，還擁有可以選擇的權利，那就是希望。所以，人生的美妙，不在於我們的瞻前顧後、患得患失，而是在於我們勇往直前、不懈奮鬥的過程中不斷書寫屬於自

己的人生小夜曲。

我幫助阿明分析了找工作的優勢和不足：對於一個剛剛畢業的學生，最忌諱的恐怕就是眼高手低，誰不想去名氣大、待遇好的僱主那裏工作呢？但是，捫心自問，我們又做了多少準備？所以，找到「好工作」，一定是要靠自己展現出實力給僱主看，然後不斷獲得上升的一個過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所謂的幸運，從來不會是唾手可得的，它需要的是我們踏踏實實的奮鬥。

阿明終於露出了笑容，他說，與其在不甘和糾結中彷徨、苦悶和焦慮，還不如先進入職場積累經驗、大展身手，然後再尋找更好的機遇、不斷提升。「只要我一直在奮鬥着，而不是抱怨和蹉跎，就會和命運有越來越好的『邂逅』，對嗎？」我笑着點點頭。



「一首小夜曲」是伊阪幸太郎「啟發奮鬥精神的」

虎歌

虎哥

匠人的執著 匠心的追求

匠心，根據《新華字典》裏的解釋，是指巧妙的心思，多指文藝藝術創造性的構思。我覺得現在這個詞，主要說的是匠人之心，匠人就是做事的人，匠心是本着做事的初心，做好事的心思。當然可以是文藝藝術，也可以是普通的事情。

18年精編一部辭典

先說一部可以說神奇的電影，《字裡人間》。很難想像，會有人拍一部講編字典的電影，這個題材感覺就是沉悶到不行的。一個死宅的男主角，加入辭書編輯部，花了18年編寫辭典《大渡海》。日本電影之細膩與平靜，特別適合我們不知覺的東西拍出匠人之心。每個東方文字背後都有故事，本身都有美感，文字天然的敬畏感也許是他做得下去的原因。讓我感觸很深的是，編者們挑選紙的那一場戲，鏡頭下，紙張翻動的時刻，空氣好像凝結，撫摸紙張如同手掌碰到史上最好的絲綢，觀眾會突然感覺原來紙這麼美，對於編者是如此珍貴。另外，還有後來加入的那群大學生，他們可能不如男主角那樣懂得其中之道卻也堅持了下來。對於他們，編字典可能就是做一份工，堅持把它做好也是匠心。

選紙張那場戲還讓我想起了一部紀錄片，《我和DIOR的華麗邂逅》，講的是Raf Simon準備執掌DIOR之後的第一場大秀。看似平實的鏡頭，對準得到合適布

料後的欣喜和細緻觸碰，老裁縫們一針一線的細緻做工，設計師面對壓力卻堅持初心，突然會覺得儘管自己買不起，但那些高級定制似乎值得這些錢。這也許是匠心的價值體現。

《甜味人間》中，樹木希林演了一位患有麻風病的紅豆餡「製作大師」，她說「我煮紅豆餡的時候，會仔細傾聽紅豆的低語，想想紅豆所經歷的晴天雨天，又是怎樣的風會把紅豆帶到來這裏」。不管在多難的境遇下，都能發掘其中的樂趣，這也許是匠心存在之道。



▲《字裡人間》講述傾盡心血編寫辭典的匠心

朱江

華青會

小小蚊怕水 暖暖居民心

地區工作，民生第一。黃大仙區是全香港唯一沒有海岸線的行政區，而其中的竹園邨毗鄰獅子山，雨季蚊蟲滋生，多名竹園區一帶居民（包括竹園南北邨及翠竹花園）曾在去年8月患上登革熱，做好防蚊工作對社區民生有重大意義。為此，華青愛心義工隊與社區社工近日舉辦了「天然蚊怕水工作坊」，教竹園北邨街坊自製天然蚊怕水。

當日，工作坊攤位剛擺好，熱情的街坊就已經排成了長龍。有見及此，隨義工隊來學習獻愛心的華青二代迅速組成「華青二代特別有愛」小分隊，承擔在後方製造蚊怕水和傳遞物資的重任。許多小街坊也爭相效仿加入自製蚊怕水的行列，為周六的竹園北邨增添不少童趣。義工隊也感嘆，小小一瓶蚊怕水，卻是最實際的關心。隨後，華青愛心義工隊與竹園北邨「陽光勵進會」的義工一起探訪區內十二戶長者家庭。竹園北邨有34%的常住人口是老

年人，部分更是獨居長者。

探訪活動結束後，義工隊員們與「陽光勵進會」創會主席丁志威進行了交流，了解到竹園北邨是香港房屋委員會的「租者置其屋」(Tenants Purchase Scheme)計劃的39個公共屋邨之一。邨內大部分常住人口是長者及小孩，日常社區工作更偏向服務長者及孩童，再因應家庭環境進行策略區分。雖然中青年平日較少出入屋邨，據了解，他們其實建立了很多網上討論社群（Facebook、WhatsApp、telegram）討論各項事宜。這其實也是一個提示，現在很多社區中青年街坊的社交平台都以網上群組為主，新時代的社區工作要具備O2O（線上線下）的工作思路和具體方案。

通過探訪和深入交流，義工隊加深對香港地區工作的了解，更明白香港地區需要怎樣的貢獻和力量。我們在此呼籲並歡迎更多會員朋友們投入義工服務，使義工工作做到「既有溫度，也有深度」。